

济阳往事

济阳惨案

孙厚德



侧预先布设的伏击圈内，疯狂地用大炮弹，用机枪扫射，两面夹击，不到半小时，2000余名同胞变成了一片尸骨堆，真正逃出去的没有几个人。一阵枪炮声后，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对尸体逐一检查，凡是见到还有一口气的就再用刺刀捅死。日本侵略军还不准百姓收尸，在天光化日之下暴尸40天，直到12月23日，日本侵略军奉命撤离济阳县城继续南侵后，逃离县城的居民才敢返回辨认尸体。凡是辨认出来的由户主认领回家掩埋，由于狗撕腐烂，断肢残躯，绝大部分都辨认不出来是谁家的遗骸。于是大家就自发组织起来，在农事试验场内挖四个坑，每个坑的面积七、八个平方，坑深两米左右，将尸体掩埋，坑内的尸体足有一米多高。事后，幸逃的王蔚春回忆说：“当时，在一片混乱中我跑出城后，又被日军打伤了胳膊，眼看逃跑无望，便伴死于尸堆中，后在日本侵略军验尸时发现我还活着，就在我的脖子上插了四刺刀，幸亏没刺伤大动脉，才幸存活了下来。”目击者杨成祖回忆说：“当时我看见在西门外尸叠成层，横躺竖卧，足有二里多路长。”至此，济阳县城完全沦陷于日本侵略军手中。

那个指挥日本侵略军在城墙上督战时被击伤的指挥官，在日本侵略军攻陷济阳县城后的第二天，就向日本侵略军下达了在七天之内全部杀光县城内百姓的命令。从11月14日开始，一连七天，日本侵略军分为若干个小分队，挨门挨户的搜捕，凡是被搜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当场杀死，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

11月14日上午，在南关的日本侵略军小分队，分别从村西头向中间逐门逐户的搜查，每到一户就翻箱倒柜，被搜出来的家具衣物全部砸碎烧光。因为村西头的居民日子混的都还比较富裕，家家户户都挖有地窖，居民知道日本侵略军来村搜捕的消息后，居民都躲到地窖里避难，日本侵略军发现后，先用机枪向地窖里扫射，然后，唯恐地窖里的人不死，又向地窖里投掷手榴弹，致使王其成一家三口、杨其吉一家五口、王曰纯一家七口全部死在地窖里。其中一支小分队闯进XXX的家，从地窖里搜出三个女人，先奸污后又将她们杀害，并用刺刀挑开一孕妇的肚子，取出胎儿围观取笑，王XX的妻子被日本侵略军奸污后，再用刺刀割去她的乳房。在刘

振里家的地窖里搜出五男七女，接着就在窖口周围全部杀死，还将一个被杀死的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窗台上。在任传恩家的地窖里发现藏着六个人，立刻向地窖里开枪，当场就打死三个人，另外，任传恩的嫂子身中三弹，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洪乃德的铁器铺大门被砸开后，将洪乃德绑起来吊在前厦的柱子上，逼问他老婆到哪里去了，他父亲听到后，赶快从后院跑到日本侵略军面前敬烟求情，并说我的儿媳回娘家去了，日本侵略军听后随即把洪乃德从柱子上解下来，把他踢倒在地，用刺刀把绳子头插进了洪乃德的嘴里，腮部被捅穿，鲜血直流。日本侵略军认为洪乃德已死，随后又逼他父亲搬着铁炉子跟他们一起走。日本侵略军走后，洪乃德的奶奶出来给洪解开了绳子，把他扶到后院夹墙里，藏了五天深夜逃出生，至今落了个残废，留下了头晃手颤的后遗症，一直到老都手颤的拿不住东西，吃饭连筷子也拿不住。从那以后，洪乃德的父亲一直没有音信，不知被日本侵略军杀死在何处。朱家村高文龙在县城南关里开了个福兴酱园，事后，他回酱园时就看到他的两名员工被日本侵略军杀死横躺在柜台边，头部已被狗啃烂，另一员工被砍后头朝下死在酱油缸里，酱油缸里的酱油缸全部被砸碎，甜酱、酱油、酱菜等淌满了整个酱园。仅14日这一天，南关就有50多名无辜的百姓被惨遭杀害，金星庙附近还躺着几十名不知去向的百姓尸体。

闯进文庙后街的一支日本侵略军小分队，捕捉了鲁XX和张XX的妻子后，把她的衣服全部脱光，轮奸后拖到西门外，把她们绑在树上，用刺刀割去乳房，鲜血顺着赤裸裸的身子往地下直流，接着，丧尽天良的日本侵略军又向她俩的阴部楔木楔子，就这样被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两人含着羞恨死去，死后，两具赤裸裸的尸体还在树上挂了数日。日本侵略军在搜出助学商社刘清芳经理后，用绳子绑住他的双腿，栓在汽车上，头朝下被活活拖死。这一天还搜出四、五十名老年人，有常病的、有拄拐杖的，日本侵略军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用闪闪发光的刺刀逼着这些老人搬死尸、打扫街道和收拾日本侵略军住的地方，有一位老人因没有听明白日本侵略军的话语，把活干错了，日本侵略军气得当场就把这位老人捅死了，还有一位老人，因身体有病，干活慢了，日本侵略

军当场就把这位老人的脑袋砍了下来。这些老人干了一天活后，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军用绳子把这些干了一天活的老人捆绑在一起，押到南门外黄河大堤下，用机枪把这些老人全部射死，其中有一名叫刘善远的老人，因他站在最前面，和机枪声同时朝前倒下，伴死于尸体群中，深夜后逃走，幸免一死。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在文庙里一次用机枪射死40多人，在南门外大堤下杀害百姓13人，还在马家湾南涯活埋群众30多人。

搜到西门外的一支日本侵略军小分队，从村民陆可让家的地窖里搜出了他十几岁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小裤子，二的小叫小褂子，日本侵略军把他俩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捆在大门前的枣树上，让训好的狼狗捕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狂撕乱咬，他们站在旁边狞笑取乐，咬得两个孩子鲜血直流，哭叫爹娘，不一会儿，两个孩子就被狼狗活活咬死，狼狗咬的两个孩子的血肉块儿随处可见，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还把两个孩子的心、肠子、肝挂在他俩的尸体上，还把两个孩子的脑袋倒挂着，这两个孩子的残尸在这棵枣树上待了七天后才被家长掩埋。

搜捕东关的一支日本侵略军小分队，更是残忍恶毒，村民邓奎洁被捕后，捆在树上，凶狠的日本侵略军用刺刀在他身上一块一块地往下割肉，使他疼痛难忍，哭喊救命。80多岁的邻居老人邓学和听到后，拄着拐杖向日本侵略军求情，不管他怎么求也不饶，还是在邓奎洁身上乱刺，老人气得扑上去拼命夺日本侵略军手中的刺刀，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军回头恶狠狠地用刺刀朝老人脖子上砍去，很快老人含恨而亡。周连芬的叔叔周景远，被日本侵略军搜出后，把手脚都捆起来，用刺刀把他的身子一刀连着一刀的刺碎，周连芬的父亲周景奎被日本侵略军用刺刀砍下了脑袋。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就连儿童也不放过，不满十岁的杨存礼被捆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把肠子挖出来仍在地上。更使人痛恨的是日本侵略军在东关一天的时间里，用砍头、刀捅、火烧、木杠砸、汽车拖、剥碎骨等残暴手段杀害了鲁善明、鲁遵森、鲁小旦、陈景智、陈明新、张茂堂、张兆松、张和长、张其山、张其大、王荣节、王恩节、杨承伦、韩淑云、董春和、郭永贞、王廷禄、孙廷贵、温连福夫妇等47人。

日本侵略军在济阳县城连续屠杀了七天，使整个济阳县城到处鲜血淋漓，血肉横飞，瓦砾成堆，尸体遍地。最稠密的地方是现在的龙港·清华园小区西南角到工商银行大楼处，尸与尸之间一点空隙也没有，连脚都插不进去。县城内的丁字街处(今老城街十字路口)尸体成堆，南关黄河大堤顶上金星庙后的死尸也是一个挨着一个，大堤顶上还有两个死尸大垛，足有半人高，南关里的木制牌坊上都沾满了血块。满城枪支、弹药片、包袱、衣服、箱子等物遍地皆是，还有日本侵略军的死军马20余匹。尸主想掩埋自己的亲人，日本侵略军发现后开枪就打，致使2400多具尸体无人敢认领掩埋。直至12月23日，日本侵略军奉命撤离济阳县城后，人们才敢辨认掩埋自己的亲人。可是这时的尸体，经过40天的日晒、风吹、狗啃，只留下断肢残骸，已辨认不清，因此，亲人认领取走的很少。于是人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挖坑将尸体草草掩埋了事。这一惨案使人不堪耳目，悲痛万分。

日本侵略军在济阳制造的这起惨案，共打死我守军200余人，杀死了1800余人，杀死百姓402人，打伤致残19人，奸淫妇女102人，烧毁房屋550余间。1938年清明节时，济阳县红十字会为超度亡灵，在原县体育场(今老县委家属院)设坛打醮，扎了十几间席棚，席壁上贴着亡灵的姓名，死难者的亲人都送了灵牌，烧了纸香，安抚了幸存亲人的心灵。

为了使济阳人民永远不忘济阳惨案这一天，永远缅怀和追悼在济阳惨案中牺牲的我军指战员及死难的无辜群众，济阳县委、县政府于2010年10月1日特在济阳县烈士陵园内烈士墓地道南设立了一块台历造型的花岗石日纪念馆碑。在纪念馆的左页上标注着济阳惨案记略的文字，右页上标注着日本侵略军在济阳制造惨案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永远不变的济阳惨案纪念日。

骇人听闻的济阳惨案，给济阳人民留下了铁的悲剧史实，日本侵略军在济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济阳人民将永远铭记。
作者系济阳区退休干部

义和团玉皇庙战斗始末

玉皇庙大捷

孙允荣率领的义和团在玉皇庙积极开展斗争，力量不断壮大，使教会教徒恨之人骨，并且惶惶不可终日。9月21日，官道陈村地主、教徒陈玉恒的粮物被抄，房屋被烧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陈云楼、陈云阁连夜跑到济阳县城，砸了县衙的堂鼓，状告义和团暴乱。济阳知县沈逢龙立即向山东巡抚袁世凯告急。袁世凯闻听十分惊慌，委派管带、候补知县查荣绥率马步队一百五十名，荷枪实弹，前来玉皇庙“征剿”。

9月22日，查荣绥率兵乘黄河船从济南出发，23日下午2时到达济阳城。当晚在县城住宿。济阳县衙皂班差役张兆端，贫苦农民出身。当时，他负责看守东门，得悉官兵要“进剿”玉皇庙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当夜密报孙允荣。孙允荣得知以后，立即召开首领紧急会议，进行战斗部署。命令孙允荣、王生才率领数百人为中队，打前敌；孙九龙、蒋正德率领数百人在北，为右路；李五云、霍士桐率领数百人在南，为左路。三路埋伏，皆隔半里多远，严阵以待，抗击官兵。

9月24日凌晨，查荣绥率路从济阳乘船到达龙王庙和张辛村下船。妄图神不知，鬼不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玉皇庙，速战速决，彻底消灭义和团。上午7时，官兵到达玉皇庙，分三面抄杀。离玉皇庙百余米，查命放枪三排，却不见义和团的人影。查荣绥正在马上惊诧犹豫，忽然，义和团冲锋信号响起。埋伏好的三路团民如天兵天将冲杀而出，清军大乱，被杀死十余人。查见势心惊慌，策马狂奔。孙允荣见查逃窜，执刀急追，奔走如飞。查逃到离玉皇庙三华里的霍傅村的一片豆子里，



被豆秧绊住了马腿，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孙允荣被迫及，一刀砍断查的马腿，查摔于马下。孙允荣又朝查连砍数刀，立毙其命。苦大仇深的义和团民王

生才、魏辈子、赵四仔一拥而上，在查的头上砍了三刀，砍破头颅，脑浆四溢。这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据传，查荣绥个大体胖像头肥

猪，被砍掉脑袋后，脖子上光流黄油不出血。清兵见主帅被杀，四处逃命，溃不成军。义和团乘胜追击，又杀死三、四十人。

玉皇庙一战，义和团大获全胜。四乡群众欢迎鼓舞，奔走相告。附近几个村的群众杀猪宰羊送到玉皇庙。宰店、逃家、前乔等村七家酒坊各送酒两坛，慰劳义和团。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光绪二十六年半，济阳出了大刀片。”“红灯照，义和团，杀洋鬼子不费难。”

膏血润草原

孙允荣率领的鲁北义和团，在玉皇庙大败清军，刀劈敌酋查荣绥，震惊了反动统治阶级。济阳知县沈逢龙吓得魂飞魄散，下令紧闭城门，再向袁世凯告急。消息传到济南，省城一片混乱。袁世凯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对沈逢龙和惠民知县柳堂严厉训斥命陵县知县倪嗣冲、管带震春，率马、步、炮队各一营，共五百余人，来玉皇庙“围剿”义和团。玉皇庙战斗以后，孙允荣等义和田首领得知清军前来报复。他们审时度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便决定暂时撤离玉皇庙，分散隐藏，保存力量。

9月26日，官兵像一群发疯的野兽，瞪着血红的眼睛，杀气腾腾，驰抵玉皇庙。他们见义和团无影无踪，恼羞成怒，先将查荣绥的尸体运回济阳城，又放火把玉皇庙化为灰烬，然后兵进仁风，扎下营寨。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以后，开始了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

倪嗣冲、震春这两个阴狠毒辣、诡计多端的刽子手，首先将参加玉皇庙战斗已牺牲埋葬的团民，一律剖棺戮尸，割头示众。
(待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